

舞动

看云门读经典

「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，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。」这一次，穿过「云门」，我们选择一本又一本的经典，好回到那个永远青翠的心灵故乡。

白蛇传

蒋勋 著



舞动白蛇传



白蛇故事 唯美感性的文字，重述《白蛇传》凄美传奇。

白蛇典故 追索白蛇故事的源泉，步入传统文化的堂奥。

白蛇云门 华丽精美的图片，呈现云门舞者的动感舞姿。

ISBN 7-5633-4911-1



9 787563 349111 >



北京贝贝特

ISBN 7-5633-4911-1/I·594

定价 22.00元

序 憧憬与悸动

每隔一阵子总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我常以传统文化作为当代舞蹈创作的题材。

这样的问题使我诧异。

在文化自信充沛的国家，传统是当代的一部分。在英美，希腊悲剧、莎士比亚戏剧在每个时代不断地被重新诠释，这是一种自然。没有人会觉得是一个问题。

传统文化，不管是民间故事、文学经典，或书法美学都是我的眷恋。

童年时代，白娘子透过漫画、“七百字故事”、各种戏曲和电影，成为一位可亲的女子。同样的，我觉得宝玉、黛玉、宝钗、熙凤都是我的朋友，我也在某些朋友中找到他们的影子。而在江边散发苦吟的屈原，对我始终是个谜样的人物。我的好奇最后逼着我要去把云中君、湘夫人这些《九歌》中的人物搬上舞台。

传统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像空气和水。某种感动沉淀下来，就会呼唤着成为一个作品。

我的西方朋友有时也问我，为什么我对他们的文化有相当的了解，可以跟他们交谈讨论，而他们对东方，或中国文化却所知甚少。

百年来政治经济“西风压东风”的局势，造成我们向往西方，漠视自己文化的情形。我对那外国朋友说，向西方学习也许是一种“不得已”。

有一天我说，京剧的《伐子都》很像莎士比亚的《麦克白》。跟我

一起去看戏的友人笑着纠正我：应该说《麦克白》很像《伐子都》吧。

我很惭愧。我的确是先读了《麦克白》再遇到《伐子都》。

作为一个华人，中华文化不一定就在自己身上。传统文化需要深入学习，像我们认真去学英文。

人人努力学英文，我们不知不觉舍近求远，放弃了血缘的文化。这是惨痛的损失。

在好莱坞电影主掌全球通俗文化、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，西方商业文化往往成为许多人全部的“精神食粮”。于是，许多孩子是从迪斯尼卡通认识花木兰。

全球化不应该是自我放弃。传统涵括了民族的敏感和智慧，前人对生命的想像。如何丰富我们的想像，进而用当代的眼光重新诠释古老的素材，丰富今天的文化，才是正确的课题吧。

怀着这样的思考，我不知不觉编了一些“古话新说”的舞蹈，让新世代的观众从云门的舞台认识了白娘子、贾宝玉和云中君。

从书法美学发展出来的舞作《行草》首演后，我收到不少观众信函，说看了舞以后，他们重新体认书法之美，而重拾毛笔。这是对我一生最具鼓励性的舞评。

谢谢蒋勋先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用深入浅出、活泼生动的方法追索我舞作的根源，让更多的读者像当年读“七万字故事”的我，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，生命因此而壮阔，使我常对着繁星的夜空憧憬，悸动。

林懷民

云门舞集创办人

序 憧憬与悸动 林怀民

7 白蛇故事

缘起。修行。白素贞。西湖。游湖·借伞。许仙。药铺。
成亲。法海。端午节。原形。盗仙草。金山寺。
水漫金山。断桥。合钵。雷峰塔。祭塔。

81 白蛇典据

白蛇传始末。人与兽。蛇图腾。基督教的蛇。
修行。西湖十景。伞。中药铺。端午节。原形。
金山寺。许仙。青蛇。断桥。钵。雷峰塔。颠覆与原型。

119 白蛇云门

云门舞剧《白蛇传》

1975年9月2日于新加坡国家剧场首演

编舞：林怀民

舞者：吴兴国（许仙）、吴素君（白蛇）

何惠桢（青蛇）、刘绍炉（法海）

舞台道具：杨英风

音乐：赖德和《众妙》

附录 云门舞集简介

白蛇 故事



缘起

不知道什么是“蛇”？可以是《青蛙王子》中受魔法诅咒的“青蛙”，或是像《天鹅湖》中的公主，被法术封锁在天鹅的躯体里。

蛇好像比青蛙或天鹅可怕得多，呼唤起我们身体里自己不敢面对的部分。

你看到蛇的图片时会不自觉地转过头避开视线吗？

一条白色的蛇。小小圆圆的眼睛，尖尖的口吻。常常昂起头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凝视着什么。

蛇是这么安静的动物。它对一点点空气中的躁动，都会有反应。有一片枯叶掉落下来，在风里簌簌响。蛇被惊动了，转动口吻，眼睛凝视风来的方向。

它定定地看着空中，枯叶已经坠落。它看着空无一物的远方；它看着风，看风在旋转，风在慢慢流动。

它想像自己也是风，身体便蜷曲流动起来。

有些地方的人把蛇叫做“长虫”。“风”这个汉字古体里也有“虫”。风是一种虫吗？



舞动《白蛇传》

它像一缕风一样，穿过布满枯叶干草的森林。像一道细细的水流，无声无息渗透消逝在沙地上。

最灵敏的心，最机警的眼睛，才会发现白蛇的踪迹。

这条蛇，它是白色的。像月光一样白，像冬天的雪，像初春细雨里梨花的花蕊。

曾经有人在月圆皎洁的夜晚，看见白蛇一闪，从湖边的水波隐入草丛。

是刚入夏的六月，茉莉开成一片，空气里都是浓郁的花香。

因为花的香气，那个人睡不着觉，走到湖边散步闲逛，看湖面上月光一波一波涌起来。

他觉得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，花香和月光像是魔咒，像是催眠的药剂，渗透进他全身的皮肤毛孔里，他来不及惊叫，那条白蛇忽然回转口吻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他吓住了，一动也不动。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白色，像透明的玉，这么寒冷，好像使入夏的郁热里也可以飘雪。

他也忘不掉那一双眼睛，定定地看了他一下，好像扫描了他的一生，瞬即消逝了。



他清醒过来，什么都不见了。

好像刹那间，恍恍惚惚，看到了自己的来世。

“我的来世会是一条蛇吗？”他沉思着，“或者，蛇是我的前生？”

那蛇的眼神，再也没有消失过。那蛇的眼神一直停留在空中，无所不在。

那条蛇也记住了那张年轻的男子的脸。记住他月光下有些苍白的额头，记住他斜伸向两鬓的黑黑的眉毛，记住他直挺挺的鼻梁，鼻梁两侧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有点惊慌、有点好奇的眼睛，“定定地看着我！”白蛇这样想，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，心腹深处有一点点的痛。

白蛇也记得那男子微微张开的嘴，很丰润的嘴唇，像浅粉红色的珊瑚，像秋天芙蓉的红艳，那么醒目，使人眼睛一亮。

白蛇的记忆使心腹深处一直微微痛着，好像一根刺扎在那里，没有拔去。白蛇第一次有了性别的意识，她觉得自己是一名素妆的少女，在月光下的湖边徜徉，而那年轻男子偶然走过，看到了她，停下来，呆呆地望着，他们好像在彼此的相视凝望里许诺了什么，许诺共同修行一段故事。



舞动《白蛇传》

修行

常常是因为心腹里的“痛”，生命才开始修行吧。

白蛇怀抱着所有的记忆蜷缩在湖边一处隐秘的洞窟里，好久好久，一个季节接着一个季节。夏天过完了，秋天到处落叶，接着，冬天又来了。洞窟外面飘飞着大雪，她觉得身体里的记忆和血液一起冻结成冰了。血液无法流动，记忆也无法流动。

凝固的记忆像一块牢固的冰砖，敲不开，打不碎，需要温暖的身体来融化。“温暖的身体！”白蛇嘴角微微抽动，透露着一丝丝不容易发觉的感伤。

“我需要一个温暖的身体！”白蛇这样想。她思念一个温暖身体的时候，左边眼角流下一滴泪来，但瞬间也凝结成了冰冻的泪花。

湖边的居民都知道，冬天是蛇睡眠的时候。所有的蛇都蜷曲着，一动不动，度过寒冷的冬天。

他们不太清楚，这是因为蛇在修行。每一条蛇怀抱着一个偶然的记忆，怀抱着记忆在身体里微微的痛，努力修行。这个“痛”，像一个胎儿，蜷曲在母体里，有可以觉察的胎动。母亲越是安静不动，越是感觉到胎儿在心跳、呼吸，在试着伸展四肢，



在哭，或在笑……

修行就是非常漫长而艰难的等待吧！

修行也就是很专一认真地去等待心腹中的“痛”孕育成一个胎儿，孕育成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心愿的完成。

白蛇的艰难修行是那一张年轻男子的脸，是他定定的眼神，是那注定来世要再彼此相认的笃定表情。

所以，冬天是等待的季节，冬天是把心愿藏在心里的季节，像一枚种子，在硬硬的壳里藏着一点点等待发芽的胚胎，那个胚胎叫做“仁”，是杏仁的“仁”，瓜子仁的“仁”，那是发生生命的部分。

白蛇的心腹中有了“仁”。她有记忆，有眷恋，有怀念，有怜爱，有忧伤，有向往，有期待，有至死不悔的坚持，她，开始修行了。

有关白蛇修行的方法，有许多不同的传说，但都有些荒诞不经。

基本上，蛇的修行，或每一种生命的修行，其实都非常神秘，不那么容易让别人知道。

修行一定是极其孤独的！太喧嚣热闹，都不会领悟修行的



意义。

有人说白蛇修行了五百年！

“五百年！”多么漫长的岁月啊！高山崩塌了多少次？大海枯干了多少次？大地翻覆了多少次？朝代兴亡了多少次？夫妻亲人聚散了多少次？肉体形成和毁灭了多少次？

白蛇在一切的形成及毁灭中坚持一动不动地修行。

她看到高山崩塌了，知道高山只是幻象；看到大海枯干了，知道大海也是幻象。她看到自己的肉身，通过一次又一次蜕变的变化，她知道连自己的肉身也只是幻象。

“但是，那心中微微的‘痛’呢？”她从长久的睡眠中睁开眼睛，看到那一张年轻男子的脸，眉目分明，好像一弯新月，好像秋天初绽的芙蓉，对着她微笑。

她也笑了起来。

她发现自己有了柔软的两腮，尖锐的齿牙也不见了，口吻向前突起，变成一条小巧精致的鼻梁，鼻梁下有红润的嘴唇，吐出温暖的气息，在空中停成一缕白色的烟。

五百年，很漫长的一次修行，她开始找到自己的女子美丽肉身。



我的母亲一直相信，白蛇最后有更艰难的修行。

“她必须修行成一名美丽的女子！”母亲说。

所以白蛇决定撷取所有花的香气来完成最后的修行。

她穿行过大片的茉莉花丛，五月的茉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她深深地吸一口花的气味，让花的气味变成一缕细细的线，从鼻孔和口腔吸入，经过长长的咽喉、前胸，停留在下腹部，人类叫做“丹田”的部位。花香在丹田涌动，形成一股气海。

她慢慢感觉到花的气味，不只通过口腔鼻孔，也逐渐由全身的皮肤渗透进自己的肉体。因为花香，她的肌肉变得更滑润，鳞片变得更精致，更白，更晶莹，已经完全像少女的皮肤了。她还拖着后面的一条细长的尾巴，也因为花的香气的涌动，不断在风中摇摆，像是行走时女子长长的裙带飘飞在空中。

她凝视一朵一朵的花，每一朵花经过她的嗅闻，就枯萎凋落了，花把生命都给了她。

她有些忧伤，看到美丽的青春凋零消灭时的忧伤。

她知道，花的生命延长着她的美丽。她不会衰老，不会死亡，因为每一朵凋零的花都把自己短短的生命献给她，她借着每一朵死去的花延长着生命。



她把蜕下来的透明的蛇皮一一悬挂在枯萎的花上，好像纪念死去的肉体，也纪念一次又一次的重生复活。

湖边的居民在花丛里发现了蛇皮，那些蛇皮像珍珠一样洁白莹润。

“湖边有了蛇精！”人们四处传告。

有人夜晚走路就刻意避开湖边的小径，避开那条两边满满都是茉莉花的小路。

“太香的花总是招蛇蝎的！”也有人这样说。

他们习惯回避太过美丽的事物，就像他们一般都相信，太美的女子会招来灾祸。美好像变成一种惩罚。

白蛇并不在意这些流言。她一心一意惦记着那年轻男子美丽的五官，她一心一意要修行成为一名美丽的女子，如花一般的美丽。

她在秋天的时候，离开茉莉花丛，游向较高的山坡，山坡上一株一株年久的桂花树，盛放着桂花。

她昂起鼻尖，轻轻吸嗅着。桂花的香气比茉莉花更细，像一根最轻柔的蚕丝，在她体内缠绕。



她抬头看到月光下一粒一粒盛开在梢头上的桂花。桂花很小，比米粒还小，散散落落，绽放在最高的梢头。

传说月亮里也有一棵桂花树，有一个叫吴刚的男子，拿了一把斧头，一直在砍伐桂树，但是桂树砍了又长，砍了又长，永远砍不完。

“月亮里的桂花也有这么香吗？”

她无端想起天空中带着桂花香味的月光，一片一片，像清浅沙渚边的水，在她的身体里荡漾。她漂浮起来，在有桂花香气的月光之河里漂浮起来，她昂起头，慢慢泅泳，摆动细细的腰肢，摆动肩膀，肩膀越动越强烈，好像伸展出了两条手臂，像划船人的桨，轻轻拨动水，身体就借势向前，像一支箭。她有一点惊讶，也有一点害怕，对自己新形成的肉体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她再试一试，手划动了，腰肢摆动，腰胯下也伸展出了腿，长的腿，一直到足踝，到足趾。她轻轻踢水，水纹荡漾开来，她开心极了，在一片桂花的月光中轻轻笑了起来。她的笑声一圈一圈荡开，变成像水纹一样的涟漪。

那个夜晚，她意识到五百年过去了，很漫长的一次修行。

有人说，在那个冬天快过完的一个月圆的晚上，看到一条白蛇缠在梅花的枝头上。她昂起头，一动也不动，双眼凝视着远



舞动《白蛇传》

远的月亮。她一呼一吸，把月光皎洁的白色吸入到身体里去。她静定不动的鼻吻有着忧愁又严肃的表情，像一个满怀心事的少女。

月光很冰凉，吸入的月光，使她彻骨寒冷，她的血液全部冻结成了霜，很薄很透明的霜。

她觉得那一缕一缕的月光，透进身体的每一个最细小的空间，使身体一一瓦解。好像水的分子都在改变成冰。她的身体通体莹洁如玉了，单纯素色的白。她一动不动，看到大片大片的梅花在风中飘散，看到雪，大片大片在风中旋转。她看到最后一点绿色消失了，湖水也变成一片白，看到远远湖面上跨着一道桥，像一条线，好像连接着，又好像是断了。她好像看到自己变成一名女子，姗姗走上桥去，等待着什么。

坚硬的厚冰彼此撞击，冰块崩裂，发出喀吱喀吱的声音，水从冰隙间涌起来，把冰浮荡着，四处漂流。她忽然听到远远湖边堤岸上的一株桃花，好像忍不住叫了一声，梢头上朝向东方最高梢头上的一朵花苞，“啵”一声，花苞绽开了。

花开了，五百年后第一朵花，她发现，凝结在自己左边眼角的一滴泪水，流了下来，她举起手，轻轻擦拭，碰到飞扬起来的头发，她在刚刚升起的初日里看到自己全新的身体——一名美

